

談 詩 的 技 巧

伊薩柯夫斯基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談詩的技巧

伊薩柯夫斯基著
孫 璋 譯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東 四 順 德 胡 同 四 號

北 京 印 刷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號: (130) 字數: 99千

開本 $31'' \times 43'' \frac{1}{32}$ 印張 $5 \frac{9}{16}$ 插頁 2

一九五五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01—23000

定價 (6) 0.56 元

目次

當我讀着信的時候·····	一
談蘇聯的歌曲·····	八
怎樣寫歌·····	三六
談詩的『秘密』·····	四六
談詩的構思、詩的思想性·····	六一
給初學寫詩的人的信·····	八五
談寫詩的天才·····	一六四

當我讀着信的時候……

——代序

三十年代初，我在當時的農民報出版社工作。

有一次我們計算了一下，農民報出版社發行的報紙和雜誌一個月中間曾經收到四千個作者的詩。

我要着重指出，這只是一個月中間的事情，而且僅僅是一個出版社的事情！

我並不認為寫詩的人的數目從那時起減少了。恰恰相反，這個數目倒是增加得更迅速，莫斯科或者地方上我們的報紙雜誌的編輯部簡直是被所謂詩的『自流』填滿了，單單從這種情形也看得出寫詩的人數的增加。

根據最低的估計也可以說，在我們國家中有幾十萬個各種各樣寫詩的人。各種年齡、各種職業的人都在嘗試着寫詩。

這件事情本身是非常好的。它證明着我們人民在文化方面的巨大進步，證明着人民同文學藝術的極密切的直接聯繫。它也說明了我們國家中有許許多多有天才的人，從這

些人中間正在不斷產生（並且將要產生）新的詩人。

但是這個現象還有另外一面，還有一種非生產性的支出，那也是必須談一談的。

我們不能不承認，許多初學寫詩的人雖然下了決心無論如何要成爲一個詩人，可是由於他們缺少寫詩的天才，他們的工作却仍然是徒勞無益的。他們往往只是把自己要成爲詩人的願望當作天才的表現。

有些人一年又一年寫着詩，在這上面消耗了很多力量和時間，然而毫無成績可言（這是一定的）。此外，他們還認爲自己受了侮辱，受了委屈，受了忽視，因爲沒有發表他們的作品，沒有承認他們是詩人。

詩所以吸引了許多同志，是因爲這些同志覺得寫詩好像很容易。根據我所收到的許多來信，並且根據我同寫信的人當面的談話，我可以肯定地這樣說。

拿小說來說吧，單只因爲它的容量比較大，它可以容納大量的生活事實，而作家又必須去理解、搜集、思考、研究這些事實，結果它就沒有像詩那樣吸引了那麼多的人。

在詩裏面似乎一切都比較容易、簡單，寫上幾行帶韻的字，排列成一節一節的，於是作品就寫成了。

至於爲了寫詩需要使自己首先具備什麼修養，這一點許多的人還完全沒有想到。有

些同志覺得，只要寫就行，其餘的一切總有一天會自己來的。

假定有人寫了這麼一封信給一個醫學專家，說：『親愛的同志，我想給人治病，可是我不知道這怎麼辦。所以我請求您，請您告訴我治病的方法。』我們至少會覺得這是奇怪的。

這樣的請求是辦不到的，因為人人都明白，要給人治病首先就得有很深的修養，很廣泛的知識，如果沒有這些，不管你想成為醫生的願望多麼強烈，也仍然不會成為一個醫生。

如果還沒有經過應有的學習，如果一個人還不知道在他的專業方面他所應當知道的那些東西，誰也不會想馬上去作一個工程師或者教師。

不知道為什麼緣故，許多跟我通信的人都認為甚至沒有什麼學問的人也可以寫詩，只要他們有這種願望。他們不瞭解（常常也不打算去瞭解）這一點：任何一個初學寫詩的人都應當使自己達到很高的修養，只有到了那時，他才可以寫出好詩（當然，還得有一個條件：如果他有寫詩的天才）。

這裏我拿幾封信來作個說明。

「同志決定寫詩，但是他一點也不知道這該怎麼辦。因此他請求告訴他：怎樣才可

以寫出好的詩和歌。

這可有點奇怪。一個人既不知道詩，也不知道詩的法則，而他竟然認爲自己能够寫詩。他的心地是那樣單純，以爲只要有人告訴他怎樣寫出好詩，他就可以去寫了。

當然，這是錯誤的見解。但是它正好也說明了有些同志認爲寫詩是一種十分輕易的工作。

這裏還有一封信。

寫這封信的人是一個殘廢者，已經上了點年紀。他是做會計工作的，然而因爲有病的關係，去上班很感困難。所以他拋開會計工作，決定寫詩。他說：『我似乎不能做其他任何的工作了。』他的文字很不好，詩寫得很壞，文理不通。

我們可以以人道的精神同情這位同志。他是一個身體衰弱的病人。他的生活很困難。可是我們還是得告訴他，如果他認爲寫詩是最容易的事情，那是錯誤的。

最後還有一封信。

『……您知道吧，我夜間睡不着，總是想着詩，我要老老實實地承認，它們頑固地往我的腦子裏鑽。然而糟糕的是我不能把它們表現在紙上。我決心要寫了，詩的形狀不斷出現在眼前，我簡直看見它已經完成了，但實際上却寫不出來。現在我把最後一節寫

給您看看：

記着吧，老爺們！

人的激流——它有一天

會爆發不可抵抗的力量，

那時，你們的老爺的世界，

受了強大勞動力量的打擊，

就會完全毀滅。

或者看看這首詩的另外幾行：

在陰沉的、看不透的遠方，

在過去時代的黑暗日子中，

你們用貪婪的制度喝血，

戕害了老百姓的生命……」

您看，這位同志很想寫詩。他夜間睡不着，總是想着詩，可是詩却寫不出，寫出的又是些平庸的、不通順的詩。作者甚至於沒有發覺，以他那樣的文化水準和學識而論，他是根本不可能寫出好詩的。他認為詩是可以隨隨便便寫的，只要想寫就可以寫，除了寫

詩的願望以外不再需要別的東西。不錯，他也感覺到有點不順利，但是還沒有給自己作出主要的結論。這也說明着他把寫詩看得太輕易，不瞭解每個詩人會遇到的一切艱難。

這樣的信我收到很多，而且不能夠把它們丟開不管，不能夠不注意它們。

我很明白，絕不是每一個初學寫詩的人都有天才，並不是他們每一個人都能成為詩人。有許多人簡直是在迷途上，在白白地欺騙自己。但是他們正在寫，他們懷着希望，他們把大量的精力消耗在絕不是每個人都能勝任的工作上。

我曾經考慮過很多次，如果對這些人談談什麼是詩，談談為什麼有些人能寫出好詩，有些人不能，談談一個有寫詩的能力的人還需要怎樣，他應當成為什麼樣的人，他應當怎樣寫作，向什麼方向努力，那也許會有很大益處的。

這一切，毫無疑問會幫助真正有天才的人走上正確的學習和工作的道路，走上發展的道路。對於那些偶然寫起詩來而又無任何寫詩的素質的人，這也會幫助他們弄清問題的本質。這些人就不會再徒勞無益地消耗時間和力量，而會去做他可以勝任的工作了。

爲了這一切，我根據蘇聯作家出版社的建議，決定把我所寫的幾篇關於詩的問題的論文和一些給初學寫詩的人的信收集成這個集子，並且把它出版。

我把這個集子當作是我用特殊方式給許多曾向我個人提出問題的同志的答覆。這些

同志中有很多人，過去和現在我都是直接回答的。但是，因為有病，也因為收到的信很多，我實在不能對每一封來信都作個別的答覆。而且那也許是不必要的，因為各種各樣跟我通信的人所希望得到答覆的那些問題性質上是大體相同的。最好能一次回答了大家，這也正是我打算在這本書中去做到的。

但是我認為必須特別聲明一下：我的答覆、我的見解，主要是以我個人寫詩的經驗為根據的。

自然，我這本集子不是一本包羅萬象、概括各方面問題的書。最好只把它當作跟寫詩的同志談話的開始，當作關於詩、關於詩人的技巧的初步討論。

如果從這個觀點來看，我覺得它可以帶來相當的益處。

談蘇聯的歌曲。

一

歌曲在我們人民生活中有很大的意義，這似乎不必再多談了。歌曲到處伴隨着人們，在人們的各種工作中，在人們的生活的各種時刻。它表現着人民的心靈，表現着他們的期待、憧憬與希望。它在勞動和戰鬥中幫助他們，美化了他們的休息。毫無疑問，歌曲也有巨大的教育意義。

我們很難想像一個民族沒有歌曲。如果我們忽然失去了歌曲，那末，生活就會因此而大大減色了。

所以，不論詩人也好，不論作曲家也好，他們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應當不斷地創作新的歌曲。

蘇聯的詩人和作曲家們，近年來寫出了不少很好的歌曲，其中有許多已經真正變成了民歌。但是，同國家對我們的要求比較起來，已經做到的還很不够。我們常常寫得馬

馬虎虎，寫得很壞。而在我們這時代，馬虎虎工作是絕對不許可的。

我們都看見過我們有許多乏味的、平淡的、單調的和粗俗的歌曲，除了它們的作者外，大概不會有人需要它們。

正因為這樣，我覺得我們首先應當很認真地談談如何提高蘇聯歌曲的思想藝術水準。所以，我想指出我們許多歌曲的某些極重大的缺點，至於蘇聯歌曲在我看來應該是什麼樣子，我也要略微發表些意見。

然而我得馬上預先聲明一下：我絕不認為自己是音樂的行家，我所要談的只是所謂歌詞而已。

我知道每一首歌都是由兩種要素構成的，由互相融為一體的文字與音樂構成的，可是我始終認為單獨來談談歌詞不但十分可能，而且也十分有益，因為不管歌詞怎樣依賴音樂，它的素質却也起着獨立的作用。這種素質愈高，對於歌曲也就愈好。

● 這篇文章根據在詩人及作曲家討論蘇聯歌曲問題的會議上的發言寫成。這次會議是蘇聯作家協會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一日召開的。——作者註。

某些作曲家顯然把歌詞在歌曲中的意義估價過低。他們認為在歌曲中佔主要地位的是音樂，至於隨着這音樂唱什麼歌詞，那完全不重要，據說這是不值一提的事情。如果音樂作得好，那就是說這個歌曲可以流行了，已經盡善盡美了。

這樣的意見我覺得是不正確的。在我看來，音樂在歌曲中的確起着主要作用。音樂，這彷彿是歌曲的靈魂，是歌曲的翅膀，靠了它們歌曲才能够飛翔。但是，如果這些翅膀沒有什麼可以攜帶，那末它們的工作就必定徒勞無益，即使也許不是全部，但至少大部分工作會徒勞無益，這是用不着懷疑的。所以，十分清楚，爲了避免這種情形，就應當選擇很好的、很有表現力的歌詞。那時歌曲就會產生雙倍的好處。

還有一點我們也應當切實記住：任何一個歌曲，人們不僅把它當作音樂作品接受，而且也把它當作詩歌作品接受。也就是說對於唱歌的或者聽歌的人，不僅某一首歌怎樣唱和用什麼調子唱很重要，而且這首歌敘述什麼和用什麼語言敘述也很重要。這種情形的原因也很明白。歌曲中的音樂是獨立的，是『不具體的』（如果以這樣說的話），它是很不固定的。它能在人的心中造成某種情緒，所謂起影響作用，但是一個唱出來的故

事的具體的實質，人們畢竟是從歌曲的語言材料知道的。自然，語言的材料愈豐富，語言的內容愈有詩意，一首歌也就更容易被人接受，它對人們心靈發生的影響也就更大。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什麼樣的歌曲能够生存得更長久些。

青年近衛軍出版社去年出版了一本集子俄羅斯歌曲。這本集子包括了革命前的和革命後的流傳很廣的歌曲。這是些什麼樣的歌呢？我們打開第一部分，這裏有：雷列耶夫①的葉爾瑪克、那弗羅茨基②的伏爾加河上有個懸岩、瑪契傑特③的受着沉重奴役的折磨、涅克拉索夫④的貨郎、普希金的我坐在潮濕的囚房的鐵窗後面，等等許多歌曲。第二部

① 雷列耶夫（1795—1826），俄國著名詩人，十二月黨人的重要領袖，他曾和A·別斯士舍夫（1797—1837）共同寫了一些富於鼓動性的歌，如我是多麼痛苦……、你說吧……等，在當時的起義士兵間很流行。

② 那弗羅茨基（1839—1905），俄國詩人，伏爾加河上有個懸岩最初由A·拉舍甫斯卡雅配譜，一八九六年作者本人又親自配譜。

③ 瑪契傑特（1852—1901），他所作的受着沉重奴役的折磨一八七六年發表在秘密報紙前進上，這首歌是列寧最喜愛的歌曲之一。

④ 涅克拉索夫（1821—1878），俄國著名詩人，歌曲貨郎是他一八六一年寫的敘事詩貨郎中的一段插曲。

分裏有：蘇爾科夫①的在征途上和烏雲瀾漫、列白傑夫——庫瑪奇②的祖國進行曲、斯維特洛夫③的卡霍夫略、阿雷莫夫④的沿着山谷和丘嶺、奧夏寧⑤的羣馬奔馳、魯德爾曼的裝着輕機鎗的馬車和別的一些歌曲。此外，雖然有些歌曲沒有編進這本集子，但仍然可以列入這份目錄，例如：戈洛德內伊⑥的游擊隊員謝列茲尼雅克和歌唱蕭爾斯、陀爾瑪托夫斯基⑦的歌等等。

所有這些歌曲已經存在很久了，它們無疑還會長期存在下去，保持它們的作用，享受它們應得的成功。

這些歌曲，不論是蘇維埃時代的也好，革命前的也好，它們那樣廣泛流傳的秘密在什麼地方呢？為什麼它們沒有失去清新的氣息和迷人的力量呢？

我認為這是不能單單拿音樂來解釋的。毫無疑問，還有一點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上面列舉的歌曲是根據很好的、很有內容的、真正的詩寫成的。當然，這些詩在這一方面並不是價值相同的，有的好些，有的差些，然而畢竟都是詩。每一篇都有自己的詩的構思，自己的詩的「發現」，自己的詩的色彩。它們每一篇都可以獨立存在，不依賴音樂而存在，並且它現在就是這樣存在着。如果這些詩再配上適當的音樂，那就十全十美了。

所以，我們的歌曲能廣泛流傳和長久存在的秘密之一（雖然這並非全部的秘密），

就不僅僅在於它們的音樂方面，而且也在於很好的歌詞。據我個人看來這是完全不必懷疑的。

然而有些作曲家還在繼續把顯然很壞的詩配上音樂。我不知道，這是因為輕視歌曲的語言內容的作用呢，還是因為並不是所有的作曲家都能瞭解詩的材料的素質（這種情形是常有的），但這却是事實。隨便就可以舉出幾個例子來。

就拿鐵道運輸出版社出版的衛國戰爭歌曲集來看看吧。這個集子裏印了一篇鐵路人員戰歌，歌詞是這樣的：

親愛的祖國上面

① 蘇爾科夫（1895—），蘇聯著名詩人。

② 列白傑夫—庫瑪奇（1898—1949），蘇聯著名詩人。

③ 斯維特洛夫（1903—），蘇聯著名詩人。

④ 阿雷莫夫（1882—1948），蘇聯著名詩人，他所寫的沿着山谷和丘陵、俄羅斯之歌、道路、波羅的海的光榮等歌流傳甚廣。

⑤ 奧夏寧（1912—），蘇聯著名詩人，世界民主青年進行曲、國際學生聯合會會歌歌詞的作者。

⑥ 戈洛德內伊（1903—1949），蘇聯著名詩人，寫有不少以國內戰爭為主題的詩歌。

⑦ 陀爾瑪托夫斯基（1915—），蘇聯著名詩人。

出現了驚惶的雲。

穿過山丘、草地和樹林，

鐵路上的許多列車

在飛奔，

列車在飛奔，

一直奔向敵人。

這歌詞是真够貧乏了。

某些特別細微之處我且不談，我想問的是：

一，爲了要說明戰時的驚惶不安，作者就不能找到比他在『祖國上面』看見的『驚惶的雲』更有意義的特徵嗎？這種『雲』的特徵能表達出我們國家遇到的那種情形嗎？據我看是表達不出來的。『驚惶的雲』——這是空洞的聲音，並不能引起任何的聯想和任何的想像。

二，爲什麼這首歌曲裏所說的『鐵路上的許多列車』要『一直奔向敵人』呢？給我們軍隊運輸武器的列車顯然不可能也不應當『一直奔向敵人』。假如真是這樣的話，敵人一定會採取辦法：他們或者把它截獲，或者把它炸毀。●